

經名	相續解脫經	深密解脫經	佛說解節經	解深密經
○	序品第一	○	序品第一	
○	聖者善問菩薩問品第二	不可言無二品第一		
○	聖者曇無竭菩薩問品第三	過覺觀境品第二	勝義諦相品之二	
○	聖者善清淨慧菩薩問品第四	過一異品第三		
○	慧命須菩提問品第五	一味品第四		
○	聖者廣慧菩薩問品第六		心意識相品第三	
○	聖者功德林菩薩問品第七		一切法相品第四	
○	聖者成就第一義菩薩問品第八		無自性相品第五	
○	聖者彌勒菩薩問品第九之一之二		分別瑜伽品第六	
○	相續解脫地波羅密了義經第十之一之二		地波羅密多品第七	
○	相續解脫如來所作隨順處了義經第十一		如來成所作事品第八	

依據此表觀之，解深密經的四種譯本，品目名稱及其開合情形，可以一目瞭然了。

解深密經的註疏，依據現存的文獻史料所記，最早的有真諦

的「解節經義疏」(亦稱「解節經記」)四卷。真諦門下的法泰，也有解節經義記注釋。不過，真諦的解節經記，及法泰的義記，都早經散失了，無法知其內容；圓測的解深密經疏中，却引用了不少真諦的解節經記文字，從這些引文裏，可以約畧知道真諦的思想大要。

真諦是西印度優禪尼國 (Udyāna 即今之 Ujjain) 人。優禪尼國與西印度著名的伐臘毘 (Valabhi 即今之 Valā) 義學中心相近，因此，真諦的所學，是屬於伐臘毘這個學系的。伐臘毘也是當時正量部的根據地，真諦的思想承傳，自然也與正量部有所關連。六世紀的印度，佛教的義學，有二大中心：一是西印度的伐臘毘，一是中印度的那爛陀 (Nālanda)，這二大著名的義學中心，由於傳承發展的不同，在思想理論上頗有出入。玄奘去印度，在那爛陀寺從戒賢受學，他所傳承的，是屬於那爛陀的學系；真諦與玄奘思想的相異，淵源也即在此。

真諦是一個優秀傑出的學者，他在梁武帝時代應邀來到中國，那時正逢侯景之亂，時局動蕩，因此，他隨着時局的動亂而播遷各地，過着逃難的生活。後來，他到了廣東，才算安定下來。他在來華的二十年裏，大體而言，是過的不得志的生活。陳文帝天嘉三年(五六二)九月，他在建造寺譯完「解節經」等，便從梁安(今廣東惠陽一帶)泛海西行，打算回到印度去，不料，他的時運不佳，船在海上航行多日，又被風吹回廣州，無法回國；大光二年(五六八)六月，他又有厭世之心，到南海北山想欲自殺，又為他的門下弟子慧愷追至挽留，以及道俗和歐陽頴刺史前去勸阻，他才回到王圓寺居住。從真諦的這些行動，顯然他有一「懷才不遇」之感，不能一展他的所學。

真諦在華的二十年中，雖然過着不得志的生活，但是，在這二十年裏，他還有着不少的輝煌成就。玄奘之前，傳譯瑜伽學系——無著、世親典籍最多的，當以真諦為第一。如他所譯的「攝大乘論」、「中邊分別論」、「轉識論」、「唯識論」、「決定藏論」、「三無性論」、「解節經」等，這一系列的經論，都是

屬於瑜伽學系的主要典籍。真諦的特色，一面翻譯這些典籍，一面爲衆講解。他所講的思想法義，當然屬於伐臘毘系統的。有人說：真諦的譯本，有欠忠實，往往摻雜了他的私意在內，這種情形的形成，也許由於他一面翻譯，一面講解所導致的，大致不是他蓄意有心如此的吧！真諦定居廣州之後，北方的義學沙門，因慕其名，紛紛前去受學，他爲中國佛教培植了不少人才。真諦門下，最著名的有慧愷、法泰、僧宗、法准、慧曠、智敷、道尼，以及居士曹毗等人，均爲一時之秀，真諦寂後，門人各回原地，弘揚其說，「攝大乘論」與「俱舍論」盛行各地，便是真諦門下弘揚的成果。

玄奘自印度回國，譯出「解深密經」，他的門下，紛紛爲此經作注，據大正藏第五十五冊目錄部「法相宗章疏」所記，計有如下數種：

一、解深密經疏	十一卷	令因述
二、解深密經疏	十卷	圓測述
三、解深密經疏	十卷	玄範述
四、解深密經疏	三卷	元曉述

這些唐代注疏，除了圓測的「解深密經疏」尙在流傳之外，其他的注疏，都早經散失不傳了。中國民族的多難，往往由於朝代的更替，佛教的法難，就連這些文化遺產的古典注疏，也難逃劫運，思之慨然！圓測的這部「解深密經疏」，是唐代日本來華求法的留學僧，携歸日本保存下來的，如果不是這一因緣，圓測也許成了佛經目錄中的記載名詞，杳無其跡可尋。日本保存的這部「解深密經圓測疏」，由於時代久遠，後面也殘缺了一部份；清末楊仁山居士，自日本尋回，由金陵刻經處雕版印行，分爲四十卷本，即自三十五卷以下部分殘缺。日本大正藏未予收入，未知是否因其殘缺不全之故？唯日本正續藏經將其收入，仍然爲十卷本，僅缺末後一卷。

圓測（六一三—六九六），名文雅，原爲新羅國（今韓國）王孫。傳說三歲出家，唐初來到中國，十五歲從僧辯、法常受學，受戒之後，住長安玄法寺，研究毘曇、俱舍、成實、婆沙等諸論，並及注疏，所學內容很廣，早負盛名。唐貞觀十九年（六四五），玄奘自印度學成回國，他又師事玄奘，從玄奘受學。唐高宗顯慶三年（六五八），西明寺建成，請玄奘居住，並敕選名僧五十人與玄奘同住，圓測便在其中。在玄奘門下，他與慈恩寺的窺基齊名。玄奘寂後，他在西明寺繼續弘傳玄奘的唯識教義，解深密經疏，大概就是此時寫成的。後世稱弘揚玄奘傳譯的唯識學，有慈恩與西明二個系統，慈恩便是指的窺基，西明乃指圓測。武后證聖元年（六九五），他以八十二歲的高齡，應召去東都洛陽協助實叉難陀重譯華嚴經，參與講譯，華嚴經尙未譯完，他便在第二年的萬歲天通元年（六九六）七月廿二日，病逝在洛陽佛授記寺裏，那年八十三歲。後來在龍門香山寺北谷荼毘建塔，放置他的骨灰，他的弟子慈善與勝莊等人，分了一部分遺骨，葬於終南山豐德寺的東嶺上。宋徽宗政和五年（一一一五），同州龍興寺仁王院的廣越，又從豐德寺分去一部分遺骨，葬於興教寺玄奘塔的左側，與窺基塔相對，這便是現在所見到的玄奘塔前的窺基與圓測的二個小塔。

關於圓測的著作，根據「法相宗章疏」目錄記載，約有八九種之多，他有「成唯識論疏」十卷、「因明論疏」二卷、「二十唯識論疏」二卷、「觀所緣緣論疏」二卷、「六十二見章」一卷、「無量義經疏」三卷，可是，這些著作，早經散失不見了。現在所能見到的，只有「解深密經疏」十卷、「仁王經疏」三卷，以及「般若心經疏」一卷三種。最可惜的，是他的「成唯識論疏」和「因明論疏」的散失，不能見到他與窺基一系的思想見解的不同，我們僅能從窺基門下的惠沼、智周著作中對他的批判而知道一些。如惠沼在其「成唯識論了義燈」裏，主要便是駁斥圓測及其弟子道證的說法；他的「因明入正理論義斷」，也是針對圓測和道證駁斥的。但是，圓測一系的思想見解，我們沒有讀到他的著作，不能認定窺基門下對他的批判，就是絕對正確和公平的。

斷章取義，和帶着門戶之見，可能總是免不了的。

談到圓測的思想，自然與窺基有所不同。在名義上，圓測與窺基，都是師事玄奘的，同在玄奘門下受業，同一師門，應該沒有什麼不同的，不過，圓測在沒有師事玄奘之前，如前所說，他早已從法常、僧辯受學，法常和僧辯，是出自道岳的門下，道岳的師父是道尼，道尼是真諦的及門弟子。當真諦的得意弟子智愷去世之後，以道尼爲首的十二人，曾在真諦面前立誓弘傳「攝論」與「俱舍」，所以道尼和道岳，都是有名的攝論師。從圓測早年的學統來看，他是屬於真諦系的，也是屬於西印度伐臘毘系統的，何況，他在這個學統裏會經浸潤過二十年之久。這與窺基一開始就從玄奘出家，又一直受學於玄奘，完全是一典型的玄奘與那爛陀學統的繼承者，當然有所不同。

就圓測的「解深密經疏」觀之，雖然他引用了玄奘譯的「瑜伽」、「唯識」、「雜集」、「俱舍」、「婆沙」等論的文字很多，但他引用真諦譯的「三無性論」、「決定藏論」、「攝大乘論釋」、「般若疏」、「金光明經記」、「解節經記」等的文字，亦復不少。尤其是「解節經記」的文字，差不多隨處可以見到。從文字的数量上看，他引用真諦的解釋，遠遠超過引用玄奘的說法；而他引用玄奘的說法來駁正真諦的，只是偶一見之而已。在圓測的眼中，他將真諦與玄奘的異說，作平等看待的，不加可否，他有意保存真諦的學說，也是顯而易見的。圓測的這部「解深密經疏」，雖然他是爲玄奘譯本而作注釋的，但是他的思想內容，並不完全是玄奘的，相反地，有些恰與玄奘背道而馳的。在這部書中，我們不僅見到玄奘的見解，同時，我們也見到真諦的見解。這是非常難得的。

至於贊寧的「宋高僧傳」卷四，在「窺基」與「圓測」的傳記裏，記載玄奘爲窺基講「成唯識論」，圓測以金錢賄賂守門的人，「隱形竊聽」，這是不近情理的，大概是窺基門下爲了顯示窺基是獨得玄奘的唯一真傳，故意製造出來的流言。圓測與窺基，真正思想分歧的原因，是圓測不能絕對接受三乘五性之說。因

爲圓測本來是並重玄奘與真諦之說的，真諦的見解，是接近清辯的，與護法針鋒相對，所以，圓測不能絕對採取護法主張五性之說，是很自然的。也即因此，而導致窺基門下的不滿，引起許多非議與爭論。

三

圓測的「解深密經疏」，除了被日本留學僧携歸保存至今之外，唐代的法成法師，並將之譯爲藏文，收於「丹珠藏」中。最近我國觀空法師，從丹珠藏中，將圓測「解深密經疏」的殘缺部分，翻譯回來，並予出版，誠爲難得。觀空法師其人，據印順導師告訴我，他是武昌佛學院的第一屆學僧，與法尊法師同學，後來，他們同去西藏留學，留藏三十餘年，藏文造詣極深。不過，他是一位樸實的學人，不善於活動，所以知名度不如法尊法師之高。

一九八五年的正月，我商得妙境法師的同意，從洛杉磯到舊金山的法王寺小住了一個月，寫了一點東西。妙境法師是一位典型的讀書人，每日除禪坐之外，便是埋首書中，因此，他的藏書最多。我們在課餘或飯後的閒談中，承他告訴我，解深密經圓測疏的後缺部份，已經從藏文中翻譯回來了，並且出版。他特地向北京法源寺佛經流通處函購五冊，送了我一本。我對這本薄薄的小書，內心有着無限的感慨，中國古籍的殘缺，終於有人從藏文中將之譯回，使其成爲全本；我們流散在國外的許多古籍（如敦煌石室的古代寫卷），不知何時才能找回，重歸我們所有？

七月初，我由洛杉磯回到台灣，中壢圓光寺主如悟法師到中正機場接我，我在圓光寺小住七日，恢復旅途疲勞。一天，我到圓光佛學院教務處打電話，恰好如悟法師在那裏跟一位印刷廠的女老闆談話，打完電話，我正要離開教務處，如悟法師拿着一本金陵刻經處的木刻線裝本的解深密經圓測疏問我，要我幫助辨識幾個被蟲蛀了筆劃不全的字，他告訴我，圓光佛學院要影印出版這部書，印刷廠的女老闆已經把精裝的四冊樣本送來了。看到這部書，不禁使我心頭一動，想起妙境法師送我的那本小冊子。

我告訴如悟法師：「金陵刻經處的這部解深密經圓測疏，只有三十四卷，後面尚缺六卷，現在後面缺少的六卷，已經有人自藏文中譯出，且已出版，我有此書。」接着，我向如悟法師建議：「圓光佛學院既然影印出版此書，我想最好能將後面缺少的部分補齊，成爲一個全本，做爲圓光佛學院影印此書的特色！」如悟法師接受我的建議，同意我的看法，而那位印刷廠的女老闆，是皈依普獻法師的，她也答應盡量尋找與木刻相似的刊字排版，照相放大製版，以與前面的版面相似。因此，我寫信給洛杉磯觀音禪寺的超定法師，請他將這本書寄來，以便排印。

觀空法師自藏文中譯回的六卷，每卷前面，都有分科的科判，譯文的句逗，是用現代的新式標點，與金陵刻經處本，形式頗不一致。爲了保存觀空法師的科判及標點，一仍其舊，不加改變，這是影印出版沒有辦法使其形式能夠完全統一的。我們只有希望將來做佛經整理工作的人，把前面的三十四卷也予分科標點，重新排印，才會有一個前後統一形式的新書出現。我們僅能做到的，是從一個殘缺本變爲一個全本的這點工作而已。

承蒙如悟法師的盛意，要我寫篇文字說明全本出版的經過情形，因此，想到唯識學的這部重要典籍，附帶說到他的譯本，以及圓測的學統與思想見解跟窺基並不完全相同的問題。世間事實是不可思議，一切都是因緣和合而成，如果沒有妙境法師送我這本小書，或者如悟法師不告訴我圓光佛學院要影印這部書，我想，殘缺多年的解深密經圓測疏，仍然是一個殘本流行。現在這個全本的出現，也許是出版史上的第一次印行，我只是擔任了這個全本出版的中間媒介人，真正的功德，應該歸功於妙境法師的相贈，如悟法師虛懷若谷從善如流的精神。

最後還要一說的，贊寧的「宋高僧傳」裏，圓測的傳記，僅有二三百字，而且，所記多屬傳說，未必合於事實。上面所寫有關圓測種種，曾參攷隆蓮的「圓測」一文，特爲註明。

寫於德山寺藏經樓

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三日

（上接第20頁「談治衆生病」）

佛陀爲什麼要如此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勸勉行者起增上欲，修學四聖諦呢？因爲四聖諦的眞義難知難行。雜阿含經卷十五有這樣的一則故事。

有一天，阿難尊者着衣持鉢，於晨朝時入毘舍離城乞食。當時，他看見衆多離車童子，走出城外，到精舍前，持弓箭競射精舍門孔，箭箭皆入門孔中。尊者阿難見了以後，認爲是件難以做到的奇特事。乞食回來以後，往詣佛所，將所見稟告了佛陀，佛陀聽了說：

「你認爲那很艱難嗎？若將一根毛髮分爲一百根，用這被分的一百根毛髮以爲箭，再射那毛孔，每一毛都射中，你認爲是不是更難？」

阿難尊者回答說：

「當然更難。」

佛陀告訴阿難尊者：

「這個難，又比不上如實知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。」

佛陀說完了，並且因此而說一偈，偈是這麼說的：

「一毛爲百分，射一分甚難。」

觀一一苦陰，非我難亦然。」

因爲如實知四聖諦是如此的難，所以佛陀才一再地勸勉行者要行「增上欲」，努力精進，以便於四聖諦能順知順入，斷諸有流，盡諸生死，不受後有。在自斷生死、自治病愈以後，更憫念衆生，由於他們不行義、不行法、不行善、不行眞實、展轉殺害、強者凌弱，造無量惡故，漂流五逆，受無窮病苦。後同修十善道，暫復人身，人身難得，必須在其既得人身之世，治衆生病，以免再漂流五逆，受無窮苦。

由於這世間衆生，常大闍苦，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才出現於世間，並說四聖諦，用治衆生病苦，佛弟子學佛，自應如實知佛的四聖諦法，亦用治衆生病。